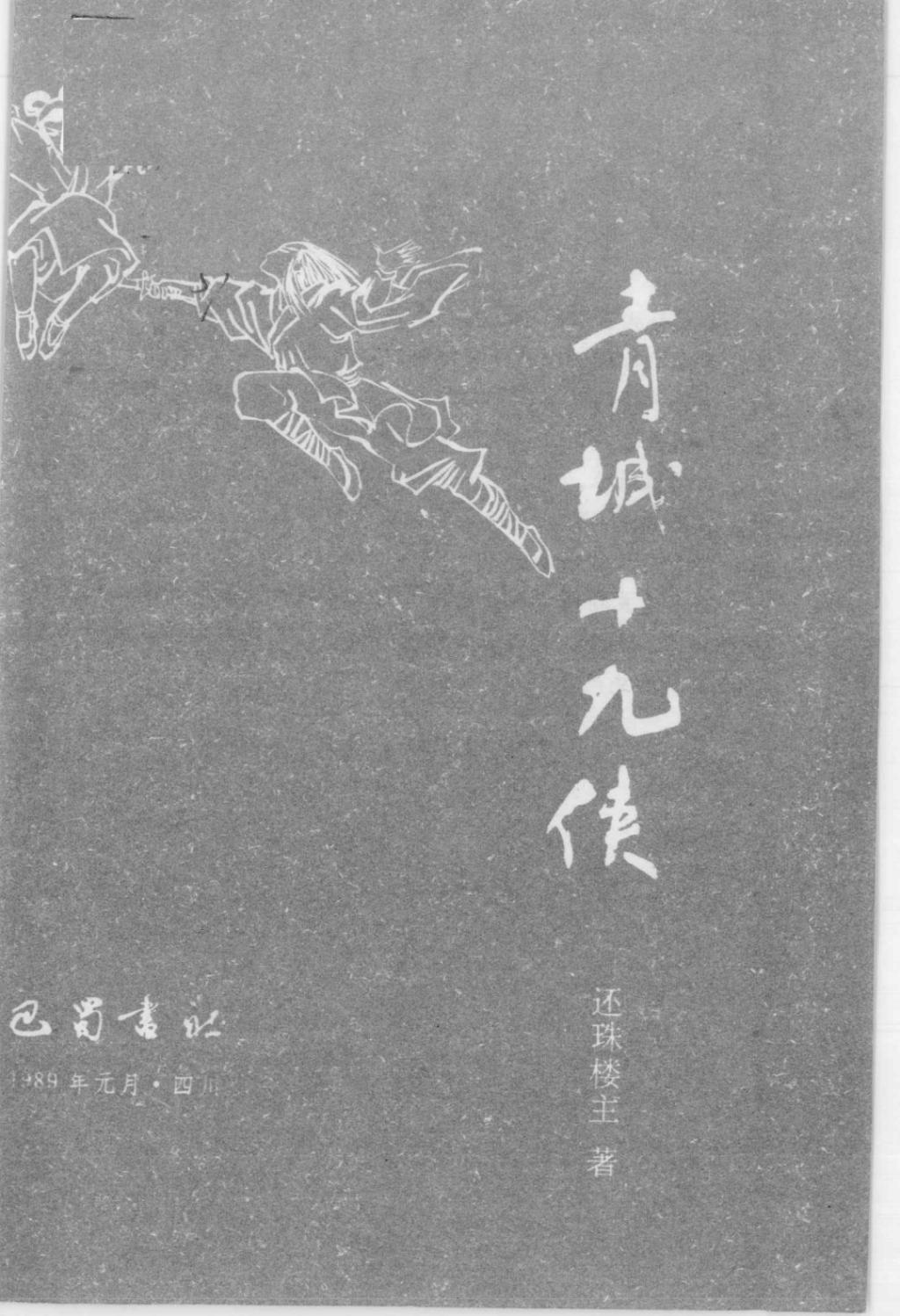


青城十九俠







青城十九俠

还珠楼主著

巴蜀書社

1989年元月·四川

青城十九侠（第六册） 还珠楼主 著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8.5 字数 400 千
1989年4月第一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ISBN 7—80523—193—1·81 定价 5.11 元

目 录

第八十七回	雷叱霆奔	烈焰千寻腾海起	(2891)
	云笼雾裹	金光百丈自天来	
第八十八回	排难解纷	退苍虚独调慧舌	(2925)
	佛光异宝	飞紫钵各显神通	
第八十九回	苦忆箴言	一老怀仇离远峤	(2955)
	难收神物	众仙失计纵番僧	
第九十回	再访仙灵	小住玄龟殿	(2977)
	重寻正果	同登度厄舟	
第九十一回	选胜尽勾留	爱玩烟霞迟远路	(2985)
	思亲拚独往	飞翔险阻急心归	
第九十二回	孽尽可怜宵	生死缠绵终一痛	(3018)
	功成生灭火	去来惆怅又分飞	
第九十三回	铁砚峰飞叉擒鬼老		(3045)
	红菱瞪烈火炼泉魂		
第九十四回	肆凶威	摧残同命鸟	(3060)
	闻警报	急救可怜虫	
第九十五回	斜日景苍茫	姑射仙人逢侠士	(3165)
	洞庭波浩渺	岳阳楼上对君山	
第九十六回	风雨深宵	渔人惊怪异	(3180)
	仙灵咫尺	水主示玄机	

第九十七回	重返水村 同谋消浩劫 (3187)
	潜游山寺 合力探妖踪	
第九十八回	明月开樽 小集湖洲招蛊主 (3196)
	清波荡桨 重探妖窟过君山	
第九十九回	变灭潜踪 藏舟戏侠女 (3234)
	凶顽护犊 截浪斗巫师	
第一〇〇回	情殷旧友 巍霜鬟婉语进良箴 (3259)
	巧遇真人 张锦雯荒山闻异事	
第一〇一回	雷雨锁双鬟 魂悸魄惊悲死劫 (3291)
	晦明争一瞬 水流花放悟玄机	
第一〇二回	迷途罔返 独炼妖经 (3307)
	恶气难消 同攻老怪	
第一〇三回	力庇凶顽 辜恩乖至谊 (3315)
	心惊夙孽 泯计掩阴谋	
第一〇四回	宾主巧参差 芦荻藏奸百丈寒光清邪火	
	水云长浩渺 湖山如画一声铁邃起遥波	
 (3331)	
第一〇五回	苦志求师 噢春莺娇啼婉转 (3351)
	轻舟泛月 游碧水夜景空明	
第一〇六回	帆影趁夕霏 风急天高催晚棹 (3395)
	箫声起云水 月明林下舞胎仙	
第一〇七回	薄幸怨檀郎 往事已如烟如雾 (3448)
	温柔怜玉女 伊人真宜喜宜嗔	

第八十七回

雷叱霆奔 烈焰千寻腾海起
云笼雾裹 金光百丈自天来

话说陈嫣等四人都是久经大敌，道法高强，见状知有异，不敢冒失行事。先将遁光略停，运用慧目，往上下四外留神查看，一切景物果非来时原状。离潭上四面危崖十里以内，俱变成了浅红色的空砂土地，适见林木花树不知去向，连草都不见一根，到处浮起一层浅雾。那么一座离朱宫，也不见一点踪影，只百数十座大小亭子隐现在环崖远近薄雾之中，来时虽曾见过，位列却是四九火宫阵法。再看头上天色，也似晚霞反映，成了一片暗沉沉的粉红色光景。

陈嫣首先识破入了厉害埋伏，低嘱众人仔细，等辨明火宫瞳度，寻出门户，然后突然一下飞遁出去。正说之间，那条灵蛇见敌人上潭停住，带起千寻烈火，口中乱喷火焰银丝，冲扑上来，吃水云遁光阻住，不能前进，方自盘旋飞舞，怒啸发威，忽从侧面高峰上流星般飞来一个酒杯大小的红丸，直朝蛇口投去。

灵蛇见了，好似又急又怕，始而不住退缩，将头连摆。避了两次，峰上忽起异声，似在催促，紧跟着一条血红色的虹影由潭底飞起，直扑灵蛇，那红丸第三次又朝蛇口飞到。灵蛇见状，似知无法规避，一声狂啸，将口一张，吞了红丸。那条血虹也绕上身来，两下绞在一起，破空直上，闪电也

似，略一掣动，便即无踪，灵蛇带上来的一千寻烈火也突然隐形，不知去向。

众人见状，料知形势不佳，敌人四九火宫阵法已然现出。依了桑桓，不问青红皂白，仍给他一个硬走，破空冲逃出去，好的内外两层有真水护身，火势已无足畏，各人飞剑、法宝又极神妙，禁制任多厉害也无可奈何，怯它作甚？

陈嫣拦道：“我等斧斩灵蛇，天一真水能破三阳真火，敌人万无不知之理。现在他依然以火宫阵图相困，当有制胜之策。少阳神君乃海外前辈散仙中有数人物，法力高强，门下弟子俱非弱者，全岛均有神奇埋伏。真水固可抵御真火，见此形势，真火之外必还另具不测之机，否则稍一妄动，便许落他算中——即便不能伤害，万人困阵中，不能脱身，他却飞书向师告急，将少阳神君或别的厉害人物请来，岂非大错？这条灵蛇忽然隐退更是奇怪可虑。裘、展、梁、孟四位一人不见，敌人虚实深浅尚不知悉，如何可以造次？”

“火宫阵法已现，四外火亭齐向中心对列，必有人暗中主持；我等只一遁走，立即发动。此阵火宫赜度我还略知大概，暂时最好不忙，容我仔细观察门户向背，内中有无隐藏别的机密，看准地方，运用全力，说走便走，或能脱出阵去。

“敌人为防毁损仙山景物宫室，又料我们必由上空遁走，所有火力必都用在下方。你看头上沉沉冥冥，全为红雾所蔽，不见一丝天色，那黑灵蛇隐退时又似上飞，厉害可想。我们只一往上飞起，触动火势，当空烈火必似火海自天倒倾，压盖下来。纵有这两层真水护身，火势如此强烈浩大，恐也抵它不住。就说无碍，敌人必将阵法频频倒转，那

移去路，使我置身无边火海之中，任怎飞行迅速也逃不出去。时日一久，身外水云逐渐耗干，一个也休想逃走。我们虽未如此糟法，但也不可不防。”

冷青虹接口道：“敌人阵法现尚无动静，何不将它引动，看看有无空隙可乘？以免长此相持，又生枝节。”

陈嫣道：“我何尝不是心急脱险，这层也早想到。但我奇怪这四九火宫阵法，火亭虽有四十九个，如今数来数去尚少四个，其数不全，明现空隙，敌人不应如此疏忽。是真是诈，难于断定，故尔踌躇。久持也属非计，大家留意，待我姑妄试之。”

陈嫣说罢，一面将先天金水遁法施展出来，暗中嘱咐众人用声东击西之法，故作往东方来路逃走，等将敌人埋伏引发，速即改道，由东南方有五个做梅花形并列的红亭一面冲去。众人点头应诺。

陈嫣如法施为，故意去犯正路，手掐灵诀，往正东方一指，先有一片白光飞将出去。果然埋伏引发。当时红云滾滚、烟尘大起，四外数十座火亭一齐飞动，环拥上来。

丙火本是庚金克星，却因防到内中有诈，暗藏着先、后天妙用，庚金转生癸水，变成丙火的对头。三阳真火虽然力大，突遇克星，火的大部主力又被火行者等主持人运向上空，急切间施威不得，竟被金水遁法阻住。陈嫣原极内行，见敌人正面埋伏暂失效用，火宫阵势已难即时倒转变化，知如已意，有了逃路。更不怠慢，忙照预定方略，拨转遁光，星飞电掣，往东南方逃去。

那五火亭随正面埋伏发动，由万朵火云拥住，焰光电闪，迎面飞来。众人知道双方已成仇敌，阵中之火比潭底不

同，除火以外还有别的厉害禁制，千变万化。虽然仗有两重真水护身，见此猛恶之势，也自心惊。

石玉珠手持五丁神斧当先。一见五亭各发光焰万道，如火山一般飞来，正要用斧去砍，陈嫣在后行法，一眼瞥见，方喝：“石道友且慢，我们不到万分无法，不可毁损主人法物！”言还未了，那火行者等一千离朱宫众果如陈嫣所料，看出敌人法力高强，已能随意出入千寻烈火，灵蛇已为所伤，惊急怒忿之下，决计发动全岛火力埋伏，制敌死命。但又防到火势猛烈，毁了仙山景物，料定敌人必由上空遁走，于是将真火主力齐聚上空，等敌人离潭上时，当头罩下，上下夹攻，浮空围困。

火行者等以为如此一来，便是上天金仙也难逃毒手。及见敌人上来，出了潭口，略为停顿，用先天金水遁法，贴在地面数丈，往东方阵门低飞冲去，心还暗笑：“敌人虽然认出火宫阵法，只知躲开上空真火主力，却不知速度变化，这当中阵门乃全阵紧要关头，怎冲得出？”忙即行法运用，欲发挥全阵威力，诱敌人入网。哪知敌人甚为当行，竟是声东击西！他这里正面威力还未发动，敌人遁光倏地已转往东南。

火行者因适才来了敌党窥伺，不合轻敌太过，将火亭毁去四个，全阵只此一处破绽也吃敌人识透，此两举都是大出意料之外。知道一被突围冲出，过去不远便是离朱宫仙景最繁之处，投鼠忌器，便难免不被逃走。师父回山，如何交代？一面分人将空中真火开高，向前移动，一面倒转阵势时，这一手忙意乱，那里石玉珠吃陈嫣一喊，猛想起来时五火使者所授火亭出险之法，刚要进去，桑桓恐失事机，已擦身飞过，抢向前面领导，口喝：“我们快照五火使者所说穿

亭而过！”边说，当先往亭内冲去。

众人本已警觉，透光又是联在一齐，一人向前便全数追去。同时，火行者也将正门烈火发动，一排火山由斜刺里漫天涌来。万没想到五火使者已然泄机，会被敌人穿亭而过。众人冲烟冒火到了亭内，桑桓赶急将亭心所悬火焰形法器如法扭转，随由东方冲出。

那四九火宫阵法变幻神奇，威力绝大，众人虽有真水护身，也只暂时不受火伤。如非五行有救，五火使者无心泄机，识得火亭妙用，稍迟一步，正面火山涌到，五座火亭立分五面列开，将人围住，上下四外都有万丈烈火崩山倒海压来；火行者暗中再将阵势移向高空，由灵蛇所化神焰助长威势，火力越来越盛，生生不已，众人脱身不出，至多数十日，便将瓶中所带天一真水耗尽熬干，休想活命！这一穿亭飞出，亭中法器倒转，立有千万朵火焰乱箭一般射将出去，以火御火，成了反克。

这些火焰乃少阳神君所炼真火精英，比四外之火猛烈得多。火和火斗，互相冲荡排轧，那鲜红如血的火焰一飞出亭外，便连珠也似不住在万丈火云中自行爆炸，宛如万千迅雷相次爆发，电舞雷奔，震撼天地，声势猛恶，从来未有。晃眼功夫，那一排火山便被震荡分裂，前半已不能再凝聚，火势全被阻住。

火行者见状大惊。阵势已发，不比往日有心纵取药人逃走，只借亭中真火去阻灵蛇，略缓势子，以免收势不及致为灵蛇所伤——便是真火威力，至多也只十之二、三；此时如稍疏忽，不特真火耗损，还有别的损害。当时急怒攻心，咬牙切齿，痛恨敌人，必欲得而甘心。一面赶急行法暂止火阵。使

亭中火焰不再发出，一面命人前往复原，亲自率领官众紧跟着追去。这一延缓，众人已是脱险上升。那亭前半又在离朱官上空境域以内，不能不加顾忌。一直追出岛面，到了西海~~上~~空中，方始二次发动烈火，将各人所炼丙火之宝纷纷发将出去。

这里众人飞出岛境，遥见裘元、南绮、展舒、王娴四人驾遁光迎来。众人本自忧疑，见四人不曾失陷，好生忻幸。九人会合，往前飞驶。

四人问知灵药已得，也甚欢喜。石、陈二人询问四人何往，怎的未见接应。四人同说：“真险！”正要叙说前事，忽听身后来路“洪洪发发”风火之声，宛如海啸怒起。回顾十来亩大一片火云，簇拥百十个奇形异状的道装童子，带着万丈烈焰，漫天盖地而来，疾如风飘电驰，迅速异常，晃眼天被遮红了半边，海水也被映得通红。众人原只飞离岛境百余里，因与展、王等人会合，略一停顿，竟被追近了些。遁光甚速，虽然未被追上，但也成了首尾相衔之势。

南绮见吕灵姑受伤，想起适才久候众人取药不出，下去探询，敌人许多无礼，又发烈火相围，如非展、王二人道法高强，几为所伤一之事，方大怒道：

“少阳神君并未禁人求药，我们俱以客礼行事，并非强取暗盗，适才我四人无故受他欺凌，因我们还有人在他潭底，未与计较，忍气退走，现在我们照他岛规将药取来，吕姊姊又受了伤，我们不寻他算帐，他反而穷追不舍。以前少阳神君任人取药的话，明是断定烈火厉害，无人能下，假充大方，诱人入险上当，显他威风；等来人真有本领取走，便生吝惜，群起为仇了。可见这类夜郎自大的旁门中人，一个奸

的也没有。视此行径欺人太甚！我们现有天一真水护身，在他火宫阵内，和灵焰阁火源重地，千寻烈火之中，尚且无奈于我，何况这些旁门弟子？反正是不肯罢休，转不如回身迎住，给他一个厉害，为吕姊妹报仇，少出我们恶气！”

石、陈诸人虽不愿结仇怨，但是敌人如此穷追，也实逼人太甚，未免心中有气。同时又见后面飞来许多法宝、火器，心想：“早晚仍被追上。就此隐身遁走虽说可能，一则太以示弱，二则照此情形，仇怨已成，将来仍要被他寻上门去。此时已然离岛，不在火宫阵地以内，敌人三阳真火已减却不少威力，除此之外，别的更不怕他。反身迎斗一场，使他知道自己全是相让，并非怕事，便日后乃师相遇时也理直气壮，有话可说。”正拟议间，接连数十枝火箭已从身后飞到，只被真水所化水云阻住，不能近身。

南绮、王娴、裘元三人心中实不服气，一面同声高呼：“诸位道友且住！”一面早各把飞剑、法宝由遁光内放出迎敌。石、陈等诸人刚将遁光暂停，漫天火云烈焰已如狂涛怒涌，簇拥着火行者等百余宫众，连同先发的法宝、火器飞驶而来，晃眼越过头去，将众人团团围住。火行者同了乃妻鬼女乔乔为首，指挥全体宫众，各逞威力，发出百余道精光火焰，箭雨一般上前夹攻。

这时，裘元等当先迎斗。裘元飞剑乃古仙人所遗神物，又得青城真传，本就厉害，南绮囊中法宝甚多，均非常品。王娴一动，展舒也跟着出手。展、王二人修道年久，法力高强。这四人无一弱者，凭那数十枝火箭如何济事？吃四人的剑光宝光迎头截住，会合一绞，便成碎段。

那火箭具是三阳真火凝炼，断后并不下落，仍在遁光外

面飞舞。展舒正要将它消灭，火行者等宫众遇见大怒，~~行舒~~一指，满空断箭残光倏地融合，化成丈许一团血红光华，~~立~~次又朝众人打到。展舒看出此是真火凝炼之宝，已化成三阳神雷，众人虽有水云护身，这一震之威却甚猛烈。难得他自行凝聚，正好收去，以备后用。见裘元、南绮、王娴三人正指挥剑光、法宝上前抵挡，忙喝：“且慢！”说时，扬手飞出一片乌云，风卷一般朝前兜去。

那神雷吃三人剑光法宝一逼，本快爆发，乌云恰巧赶前飞到，一下刚刚兜住。同时，火行者等宫众也是赶到。展舒连忙将手一招，乌云便电掣一般飞回，逐渐收缩，变成一个不足半尺的绡囊，落到手上，轻软如棉，火光在内，隐约可睹。火行者想要行法夺取，已被收回遁光以内，来不及了，忿急暴怒之下，立意想将众人一网打净。

火使者一面施展各种厉害法宝合力夹攻，辱骂诱敌，一面暗下毒手，将强迫潭中灵蛇回复本来所化灵焰，隐隐分布四面高空，然后照着本门真传，运用玄功，如法施为。等准备停当，突化千百三阳神雷，雹雨一般，凌空下击，只将敌人身外水云冲开，或是震散一些——这类三阳神火乃丙火元精化身、大有灵性，与前放火箭不同，得隙即入，多大道行的人也敌不住，外面再有千重烈火和诸般法宝、火器合围，料定敌人必难幸免。

他这里正在暗中施为，石、陈诸人见敌人纷纷叫阵辱骂，法宝、火器满空飞舞，火焰万丈，声势浩大，恐有疏失，忙止裘、展四人，切勿出战，只在遁光水云以内飞出法宝、飞剑迎敌，暂且相持，然后再打取胜主意，以求胜无败。

众人议定以后，因忿敌人辱骂，各以全力施为。那五丁

袖斧石玉珠虽然略知用法，一则此宝并非己物，从来不曾用过，敌强势盛，深浅虽知；此宝威力又原不止此，灵姑也只能使用，不能发挥全妙，倘遇识者，有了疏失，如何可对良友？二则少阳神君并非左道妖邪，便他门人除了心骄自大，也无甚罪恶——前与本门结怨全出误会，与峨嵋、青城诸正派均有颇深渊源。此时虽成仇敌，将来终归化解，不便仇结太深。此斧神妙厉害，一出保不伤人。但能得已，还是缓和些好。众人已有许多法宝放出，何苦将事越闹越大，使其纠结不开？三则不似自己法宝、飞剑，可以由心所指，随意施为。隔着遁光水云，用时好些不便——为此不曾施展出去。

众人因火行者等虽然人数甚多，法宝、火器无不神奇，具有极大威力，无如遁光中众人差不多俱是硬对，所用法宝、飞剑件件厉害——尤其陈、展诸人均精玄功五遁之术，道法高强，一任火行者人多势重，急切间不特不能取胜，所用法宝、火器反被破去了十好几件。以为敌人伎俩不过如此，陈嫣和石、冷二人商量，人不在岛上火宫阵内，三阳真火威力大减，已无足畏，意欲冒一点险，将瓶中天一真水再分放些出来，化作水云；将灵姑交给石玉珠护持，自己和冷青虹各用真水护身，飞出遁光以外，施展五遁玄功，给敌人一个厉害，打退回去，省得长此相持，纠结不开。

三人议定以后，石玉珠刚把灵姑由冷青虹手中接抱过来，手中玉瓶也交给了陈嫣，待要照计行事，对面火行者恰好行法已毕。先以这类法术狠毒，发出来的三阳神雷比起岛上原埋伏的烈火还要厉害，并还累及好些生灵遭殃；灵蛇元气耗损，重炼也极费事；意尚踌躇。及见同门宫众纷纷挫

败，敌人所用飞剑、法宝丝毫未损，自己这面却丧失了许多，怒火攻心之下，更不暇再作顾忌，竟将多少年来只在强敌当前放起空中示威，护卫岛宫重地，备而不用的灵蛇火精所化“三阳神雷火网”，施展出来。一声怒啸，将手一挥，率了全体宫众，立即升空而起。紧跟着，咬破舌尖，手接血滴，合拢一搓，往下一扬，千百缕火丝箭雨一般四下分射，密布空中的神雷火网立即暴发出万千点比电还亮的银光，雹雨一般往火光中打下。

这时，众人存身之处四外已成了一片火海，千百丈烈火红光中，包围着亩许大小一片水云，火光、宝光里外相映，霞辉灿烂，电舞虹飞。三阳神雷再自高空打下，千霆震碎，银光乱落如雨，“砰訇轰隆”之声震撼天地，海水沸立，矗如山岳。景色雄丽壮观固是奇绝，声势之猛恶也是到了极处。

陈嫣接过玉瓶，如法施为。瓶中天一真水，正化作一股轻云般的祥氛飞将起来，待要包没陈、冷二人全身，忽见遁光外面许多敌人倏地各收法宝、火器升空直上，势急如电，迅速已极！看去行动一律，又是一直上升，未往回路逃遁，并非势穷败退。情知有异，忙令众人将法宝飞剑暂行收止，先勿穷追，静以观变。

陈嫣随说，随运慧目仰面查看。猛瞥当顶烈火光外昏红沉暗，不是正经天色，相离海面也低。知道此时烈焰上烛，天空云翳早被冲退，三阳真火与常之火不同，火外无烟，天色为火光反映，理应边灿如红霞，高空中天心仍有青色，不应如此一体昏茫低压。敌人又恰在此时突然上升——料定必有毒计。再一谛视，敌人晃眼工夫已然飞出火层之上，因有千寻烈火阻住目光，由明视暗，和火外天色一样，用尽目力只

隐约看出一点迹象，不能真切，心疑岛上九宫火阵已然移来。

陈蝎方喝：“敌人不战而退，必肆阴毒，诸位留意！”

又瞥见由空中敌人影里，射出一片血雨般的红光。刚道：

“不好！”空中星雨流天，万千三阳神雷已当顶下击，到了水云层外，迅雷霹雳纷纷炸裂。立时，热浪排空，海水横飞，高起数十百丈，吃烈火一烧，全成了沸汤，四下飞洒。

这三阳神威力厉害，猛烈无比！所中之处是高山大岳。也成齑粉，磨成浆汁，何况如此繁多势盛，天一真水只能灭火，却经不起这万千迅雷密集猛震。始而众人在火光水云之内，被神雷震荡得东摇西摆，后来神雷越往后越盛，密集如霰，水云通光虽还未被击破，却似星丸跳掷，飞离上下于千寻烈火、万点银光之中。

最厉害是，神雷乃丙火之精所化，具有灵性，能合能分。每一迅雷，先只酒杯大小一团银光，一与水层相触，便即暴涨，大约亩许，和吹泡一般，倏地化为无数银色焰花，一齐炸裂。雷数又多，直似万千天鼓相次怒鸣，比寻常霹雳威势何止百倍！任是有道之士，置身其间，也由不得耳鸣目眩，心惊神悸，难以自制。

那些银色焰花并不消散，随着一震之威过去，又由四外往中心聚拢，由大而小，由分而合，逐渐缩小，往空升起。经火行者等法一指，仍为神雷，往下猛击。生灭相继，永无休歇。

众人想不到敌人竟如此厉害，一面强自防御，各运玄功支持，一面护持吕灵姑，以防不测。各自惊惶，想不出甚善策。

火行者等见众人虽被神雷打得满空飞舞，却仍伤他不得，又因天一真水是火的克星，时候一久，三阳神雷便有了